

文學指南

第二冊

牛
女
道
可
游

天虛我生著

牛

文苑導游錄（第二種第二卷）

◎駢散文二

天虛我生潤文

遊美人山記

費聲豪

原作美人山也。下句無
顧可望而不可即。句無
山。蓋茅山非登美人
山之界限。故登美人
山以對解之。

茅山在吾鄉南四里許。高止丈餘。如小阜。而修特甚。蜿蜒抱村。若弓。然登其巔。西望數十里外。有高峯矗雲表者。美人山也。顧可望而不可即。余以客歲之冬。始從季子復公。張子亦緒。一往游焉。昧爽而發。傍午而至。捨輿着屣。登自正陽峰下。徑初平夷半里許。突有高峰峙於前。徑遂折而西。漸高漸狹。且崎嶇難行。更數十武。益險巇。兩旁皆絕壁。亂石滿道。稍不慎。則傾仆。竭蹶行半時。許始得廣道。遂至伏獅崖。回顧。則嚮之絕壁。皆在足下矣。冬令天寒。木葉脫落滿地。大風揚之。則飛起撲人面。雲霄峯在伏獅崖南。最高攀

迴顧一筆頗饒姿態

援以登。既登。覺四肢奇冷。呼吸忽促如病喘。是蓋高處空氣薄弱。使然也。二子不能留。遂先下。遲余於伏獅崖。極目四周。田廬舍宇。皆不可辨。惟東方隱然如蛇伏者。則茅山也。白雲在頂上。過蓬蓬。如絮。棉握之。則空無所有。仰視紅日。其大倍於常時。偶扶冠濕。如被雨。蓋雲氣所潤也。俛仰久之。乃遵故道下。二子迎告余曰。有二道焉。其在西者。吾輩所從來也。盍取東道下。余曰諾。遂循東道行。初亦崎嶇。少下。即坦夷。須臾。復得廣道。東西之徑。至此。蓋已合。而爲一矣。旣下。見輿夫踞地啖乾餚。知爲時已近暮。余三人者。皆未食。饑甚。即丐。輿夫食之。頗甘。食已。乃乘輿回塗。中二子詢余曰。山以美人名。不知何指。豈有小青其人者。埋香是中乎。抑以其狀如美人。亭立于天空乎。余不能答。二子皆有詩歌。而遺余爲之記。

(評)鋪叙井井頗有法度(甲一〇〇分)

王節婦傳

費聲豪

客有過吾鄉者。時聞人啧啧稱王節婦。或問節婦何如。則曰。節婦生農家。未嘗讀書識字。而其深明大義。足爲天下後世婦女範。是以稱耳。節婦家在村南。父某。終歲力田。所獲僅餬口。節婦十一歲。即能任井臼。採桑麻諸役。一家頗依賴之。旣及笄。適同村張生。張讀書而貧。屢試不中。體故弱。益以連年否塞。不久卽死。節婦哀毀欲自殺。張母曰。兒死。老婦且奈何。老婦今年六十有奇矣。一生顛沛。二十而哭父母之喪。四十哭夫。今又哭子矣。兒忍令老婦復哭媳乎。節婦乃不死。母憂貧無以活。節婦慨然曰。兒有十指。在母當不餒。遂日夜爲女紅。以售于市。兩人之衣食。賴焉。節婦貌美麗。鄰有整有色。溫近龍。

有惡少以爲老弱可欺。夜逾牆入節婦室。節婦大驚號出。利剪欲自裁。惡少懼。釀禍逸去。越明年母死。節婦哭盡哀。典衣飾以爲葬。其父欲迎以歸。則曰：嚮之不從夫地下者。徒以老母無依耳。今母死矣。又無一塊肉可守。復何戀。夜將投環。爲人察覺。不得死。越數日。乘隙自沈于水。死焉。暴河干。色如生。羣鳥飛翔盤旋護之。噫。是豈節婦貞烈性感動鬼神而然耶。

(評)簡鍊老當絕無矯飾語是傳記本色文字(甲一〇〇分)

小金山游記

耿武猷

夜雨初晴。好風荐爽。炎蒸之氣既除。新涼透人骨矣。予友造廬而請曰。天宇高爽。秋光如畫。蕭齋枯坐。寧不寡歡。予將出北門而郊行。子能從吾游乎。予曰諾。則與聯袂而往。舟子挾槳前呼曰。先生。

至小金山乎。抑平山堂乎。予友笑曰。泛乎中流。任其所之。亦一樂也。乃擇小艇而登。欸乃一聲。山水遽綠。野航來去。初不止予兩人。然其所向。則與予兩人異。蓋他人之所向。乃在城市。而吾兩人。則志在山水之間也。時則涼風送。舟道出幽港。紅蓼白蘋。似相招接。意境既舒。亦不知其爲程幾何。俄聞舟人語曰。金山至矣。吾友大樂。躍而先登山。在水之中央。如覆杯於盤。視金陵之浮玉山。不過什一耳。宜乎其言小也。於是穿方廳。履巉巖。將尋覓其幽勝。顧不可得。有小祠焉。樽俎散失。了無足觀。折而南。則有松聲入耳。小鳥啾啁。爲境稍勝。達山之巔。有亭榜曰風亭。拂欄而坐。引領四眺。則五鼎之橋。了然在望。簷牙高聳。廊腰漫廻。與釣魚之台。勢成犄角。而法海之塔。頽乎其後。惟此一亭。則高出雲霄。有遠吞金陵之概。

北瞻蜀岡。歷歷可數。松濤澎湃。隱約震耳。鼓歐公之平山堂。負嵎矗立。若不屑與衆伍者。其東尤有觀音之山。相距約百武。雲巒烟樹。如列目前。惟香煙繚繞。雅俗不分。予殊不能贊一辭也。興盡言歸。則一彎新月已掛天空。似笑予兩人曰。紅塵中而覓清涼之境。豈可得哉。豈可得哉。

附原作

(甲 90 分)

夜雨初晴。清風納爽。蕭蕭葉落。唧唧蟲鳴。炎酷之氣除。而一味新涼。暢人心目。時方八月。予正兀坐。有友人余君。招予作郊外之游。欣然從之。至北門外。有兩三舟子。疾聲呼曰。先生至小金山。抑平山堂乎。予與余君即擇一小艇。而登綠溪而往。綠楊城郭。一水中分。兩岸白蘋紅蓼。倒映於水波上。作搖曳狀。復有漁人三五張網。而捕江湖生涯。別饒佳趣。俄而溪廣十頃。金山至矣。四圍帶水。乃在中央。乘舟

而上環顧寂然穿方廳。履峻巖。風景不甚幽雅。經小祠。了無可觀。復折而南。松聲入耳。小鳥啾啁。達山之嶺。有亭焉。曰風亭。拂欄而坐。引領四眺。五鼎之橋。了然在望。簷牙高聳。廊腰缦迴。與釣魚之台勢成犄角。而法海之塔。頽乎其後。高出雲霄。有遠吞金之概。北瞻劉岡。歷歷可數。松濤澎湃。隱約震耳。鼓歐公之平山堂。負嵎矗立。其東則有觀音山。相距百武。雲巒烟樹。如列目前。惟香烟繚繞。雅俗不分。惜哉。已而興盡歸舟。放乎中流。則一彎新月。已高挂天空矣。

襲雲山莊望月記

盧元濟

余家在城中。而城南有襲雲山莊。在道峯之上。中秋傍暮。余與友四人。各携酒肴。欲至其處。以望月焉。襲雲山莊者。吾鄉老沈君所建也。集年滿七十者九人。仿香山故事。小築數椽。於道峯僧舍之旁。以爲游憩之所。頗得天然位置。饒有遠景。是晚。余等行數里。至

山下月色微明。乃拾級而登。里餘始抵僧舍。告以故。僧乃啟鑰導余入屋。雖不廣。而陳設具備。遂出酒肴。陳之几案。先稍飲以解渴。乃登樓而憑眺。則見月色晶瑩。四望如一。遠則羣山起伏。近則林石嵯峨。映照眸睫。無可遯隱。友曰。皓月當空。可以代燭。盍移酒肴至此。邀姮娥以共飲乎。僉曰。善。則各抱甕携榼而至。相與縱談樂事。飲有頃。肴核既盡。酒亦傾壺。衆人皆醉矣。是時月已西斜。余醉且倦。卽臥樓上。雖無牀席。宴如也。及醒。日已東出。而諸友已不知所之。拭目笑曰。昨夜之事。眞耶夢耶。山僧曰。肴核布地盤匜。登樓昨日之夜。客固以爲眞也。今不知何如耳。予乃惘然不能置答。出門回顧。則龔雲山莊之題額。固明明可認。特不審。昨夜之月。共飲之友。今在何處耳。

附原作

(甲 85 分)

余家在城中。而城南有襲雲山莊。在道峰之上。中秋傍晚。余與友四人。各携酒肴。欲至其處以望月焉。襲雲山莊者。吾鄉老沈君所建也。集年滿七十者九人。仿香山故事。小築數椽於道峰僧舍之旁。以爲游憩之所。頗得天然位置。饒有遠景。是晚余等行數里。至於山下。月色微明。乃拾級而登。里餘始至僧舍。見僧具告以故。僧乃啓鑰。余等卽入所謂襲雲山莊者。旣入其中。凡案儼然。遂出所携酒肴陳於桌上。先稍飲以解渴。遂登樓而憑眺。見月色甚明。瑩潔晶白。四望如一。遠則羣山起伏。近則林石嵯峨。均照在眼簾。無可遯隱。友曰。明月當空。可以代燭。吾人可將酒肴移至樓上。既可暢叙。又可暢飲。不益樂乎。余曰。善。遂同取之上。各隨量飲。及醉而止。飲有頃。肴核旣盡。酒亦傾壺。而余等亦皆醉矣。是時月已西斜。余醉且倦。即睡樓上。雖無牀席。宴如也。及醒。日已東出。而友尙臥。余一人因環游山中。覺昨

夜所見恍如仙境與今不能強同故歸而記之。

夢遊月宮記

盧元濟

月宮非人間也。凡在人間者皆可得而遊名山也。大川也。或以舟或以車可造而至焉。而月宮則車舟不能至。山川不相接。今欲至其地而遊焉。不亦難乎。然世之稱月宮者。咸嘖嘖以歎其奇。謂其中景物。迥非凡山大川所可比擬。余雖不信其說。顧習聽已久。亦不免於胸臆中幻一想象之境矣。丁巳中秋之夕。皓月流天。銀河瀉地。余與家人小酌於園中。談唐皇遊月宮故事。以談以飲。不覺自醉。頹然隱几。忽有麗人姍姍至。語余曰。月主鑒爾之誠。容爾一游清虛之府。爾欲何之。吾當前導。余因以請。則恍惚間已身在廣寒之宮。舉凡逸史所載集異所記事物。物應有盡。有霓裳之曲。

語簡而深是以少勝多者若二二鋪敍便

予旣聽焉。漫亭之會。予亦與焉。予身固在夢中而不自知。其夢及醒。則雲裳霧鬢。笑於予前者。予家人也。飛聲送響。繞予耳根者。鄰家之笛也。於月宮乎。何有。雖然人間固有樂境。但處之而適。亦莫非神仙之境也。且人生於世。何處非夢。眞耶。僞耶。可不必問。唐李。白。云。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則吾人固日在夢中也。雖欲不夢。亦不可得。又何獨於此。夢爲寄記之正誌。吾夢之由幻想而成也。凡人奔競利祿。熱中富貴。其所成夢。吾知必異於此。記之亦正以驕之也。

附原作

(甲90分)

月宮非人間也。凡在人間者皆可得而遊。名山也。大川也。或以舟。或以車。即可造而至焉。惟月宮者。以其非人間而在天上也。舟所不能至。車所不能達。今欲至其

地而遊焉。不亦難乎。然世之稱月宮者。清虛琉璃之境。仙家珍異之屬。舉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觸。迺非名山大川所可比擬。余于是常思念月宮而禁繞於腦際矣。丁巳中秋之夕。皓月流天。銀光瀉地。余與家人小酌於園中。談唐皇遊月宮故事。以談以飲。不覺自醉。頽然憑几而伏。忽身入月中。有一麗人姍姍至。向余曰。吾天女也。月主鑒爾。誠特來相請。爾欲何之。吾當前導。余乃入廣寒之宮。登琉璃之殿。觀玉兔之擣藥。聞素娥之雅樂。悅於目。怡於耳。廣寒於心。靈襟洞豁。樂不可翅。游既倦。麗人導余出行數武。忽推余背。曰。別矣。余幾墮。驚而醒。乃知一夢。噫。余然後知向之所不至。不能達者。乃可假道於夢也。夢之爲用。亦大矣哉。人生於世。何處非夢。真耶。僞耶。可不必問。唐李白云。浮生若夢。爲歡幾何。而謂夢固可忽乎哉。因泚筆記之。

夢遊月宮記

金蔚雲

夢之成也。本由醒時之經驗。惟其組合較醒時爲新奇耳。凡醒時之目的不能達者。睡時或可一至。昨余讀書至三更。微倦。隱几而臥。若有人兮。姗姗其來。視之乃故人也。語予曰。皓月當頭。人生幾見。盍從吾游。領略此良夜景物乎。余欣然諾。遂與偕行。迤邐而至河畔。則澄波如練。萬籟無聲。遙見畫船一舸。燈火熒然。自蘆花中歛乃而出。招予登舟。時值好風西來。帆飽欲歛。第聞水聽淙淙。舟行甚速。且覺漸行漸高。回眸四顧。則見星河歷歷。傍舷而飛。余驚呼曰。此何處耶。吾友笑曰。此卽博望侯之所謂天河也。余試窺窻下。矚永清徹底。其下似有鱗鱗之雲。吾友指而笑曰。此卽下界塵寰。特相去已遠。爲重霧所蔽。乃不可辯耳。舟行近岸。覺有異香參入鼻觀。蓋叢桂千株。金粟滿樹。時方簌簌而墮。境乃幽靚絕倫。惟

覺寒氣逼人。齒震震作聲。維舟登陸。則見宮牆萬仞。似皆白玉築成。其中樓閣嵯峨。珠光寶氣。不可逼視。予詫曰。蘇鬢所謂瓊樓玉宇者。殆指此歟。吾友曰。然。此卽明皇所遊之月宮也。自羅公遠冒昧一游。致廣寒法曲。流落人間。今已懸爲禁令。毋許游人擅入矣。因指西偏一臺曰。此臺爲七寶裝成。嫦娥所居室也。予曰。嫦娥果爲何如人哉。吾儕旣得至此。盍造門而請一見。吾友不可。而予意殊弗舍。則竟拾級而登。臺高百尺。而遠可千里。天風冷冷。吹予衣袂。盡舉忽罡風一陣。予身乃如飛燕。翩然而舉。汨然而墮。大驚。則予所憑之几側矣。摹塗睡眼。不禁爽然失笑。蓋一夢耳。其夢境之所歷。則皆予平日讀書心領而神會之境也。而吾友之來。尤爲吾夢想所不置者。然其組合亦頗離奇。爰濡筆而爲記。

附原作

(甲 85 分)

裁剪瑣屑便頗小說

夢之成也。本屬醒時之經驗。惟其組合較醒時爲新奇耳。凡醒時之目的不能達者。睡時或可一至。余昨讀書至三更。微倦。隱几而眠。忽一人姍姍前來。余急起相揖。近視之乃故人也。因問何幸。答言欲赴河濱觀月。便道來訪。此時尚早。蓋乘此良辰。同吾一行乎。余亦願往。遂迤邐而至河畔。則澄波如練。萬籟無聲。遙見一畫船。燈火輝煌。欸乃而迎來。遂與友雇舟以作清遊。適值風順。張帆其行甚捷。忘路之遠近。忽覺舟漸行漸高。又見天星歷歷。若在船旁飛去。余驚呼曰。姊。此何處耶。友顧而笑曰。此卽前代張騫乘槎所至之天河也。余探窗下矚。則見水清徹底。下界座環一片。如網。重霧迷濛不可辨。其兩堤桂樹叢叢。正當競發。芬芳沁人肺腑。惟覺奇寒不可耐。齒震震作聲。有頃。船已傍岸。余友促余登陸。見一宮。內外皆以水晶築成。表裏透明。人行其中。絲毫不爽。友曰。此卽唐明皇所遊之月宮也。

溫度較外又低故不果行。又指西偏直聳霄漢匾題七寶樓臺者曰此臺均以諸天寶物所建是嫦娥居處余久聞其貌美麗無匹今偶相值急欲一見乃拾級而登比進但覺香雲繚繞中旁睨一女子欲待細觀忽一侍者呼曰何處俗人膽敢直入耶余大驚遽醒乃知南柯一夢謂其夢境離奇爰濡筆爲之記。

秋夜讀書記

金蔚雲

夏夜苦熱春夜苦短歐陽子於秋夜讀書良有以也夫人生至可貴者宜莫如光陰讀書者何獨於秋夜乎不知殘暑旣退新涼已來焚膏繼晷正以補暑假之光陰初非謂讀書僅宜於秋夜也矧予作客他鄉夜長無事徒與睡魔作伴不幾爲候蟲笑人予因把卷出戶仰視明月皎然藜之光則就樹根小坐出書讀之書不一卷而坐近三更醺醺之味惟覺其永沈沈之漏不覺其長雖讀。

改文本當即就原作
示惟略爲潤飾以存其真非
本意以故不程式則何以知不
是以辭憚煩曲體重複亦爲
本士所欲言者蓋不取巧用余法
重複改爲女法余因取巧用余法